

海外中国
研究丛书

刘东主编

APPETITES

饕餮之欲

当代中国的食与色

Food and Sex in Post-socialist China

〔美〕冯珠娣 著

郭乙瑶
马磊译
江素侠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海外中国
研究丛书

刘 东 主编

APPETITES

饕餮之欲

当代中国的食与色

Food and Sex in Post-socialist China

「美」冯珠娣 著

郭乙瑶

马磊 译

江素侠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饕餮之欲:当代中国的食与色/[美]冯珠娣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3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刘东主编)

ISBN 978-7-214-05676-4

I. 饕... II. ①冯... ②郭... III. 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国 IV. C9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29250号

Appetites: Food and Sex in Post-Socialist China

Copyright © 2002 by Duke University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09 by JSPPH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10-2009-110

- 书 名 饕餮之欲:当代中国的食与色
著 者 [美]冯珠娣
译 者 郭乙瑶 马 磊 江素侠
责任编辑 王保顶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南楼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市湖南路1号南楼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通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mm×1304mm 1/32
印 张 9.625 插页 2
字 数 279千字
版 次 2009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3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5676-4
定 价 18.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序“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惊讶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译介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绝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刘 东

1988年秋于北京西八间房

致 谢

美国人常把“谢谢”挂在嘴边。在中国，常讲汉语的美国人会发现，自己说“谢谢”的次数比预想的要多，而有些感谢是不必要的。我们把英语的语言习惯用于汉语语境中：别人给我们递盘子、替我们开门、在信上盖邮戳或者给我们找钱的时候，我们都会表达谢意。当然，感谢的话脱口而出，一点都不费劲。但是，我们逐渐意识到，为了应得的服务没完没了地说“谢谢”，显得有些不合时宜。有一位中国朋友，当他听到我对一个为我提供完全是分内帮助的陌生人低声说“谢谢”时，曾经质疑我这种奇怪的举动：“难道你们国家的人日常生活中不互相帮忙吗？都是举手之劳，为什么还要说谢谢？”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说明我的生活与中国团结协作式的生活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显然，我在北卡罗来纳的查普山度过的生活真是自得其乐了。也许感谢是一种文化，表明我们所处的文化是一种相互依赖的文化，虽然身处该文化的我们已经忘却了如何谈论集体主义。

但愿我能够对那些帮助过我、我还没来得及说“谢谢”的人充分表达我的谢意，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帮助对我的生活和本项目有何特别的贡献，而是因为它们本身所具有的平凡特质。他们不经意的评论、玩笑、推荐的书籍或是文章，那些虽稍嫌外行但却很重要的问题，还有那些聆听的意愿，都是每天人们给予我的恩惠，它们都成为本书创作的灵感之源。在如此简短的致谢中，我根本无法充分表达自己对同事和同学们的感激之情，从他们那里我获得了巨大的财富。他们是北卡

罗来纳大学从事人类学研究、文化研究和亚洲研究的师生们，还有来自中国尤其是中医界的朋友们。此外我还想提到一些名字，他们对中国大众文化及其研究方法的独到见解使我受益匪浅。他们为本项目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虽然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是：Lisa Aldred、Cherine Badawi、Stuart Bondurant、Victor Braitberg、Tom Chivens、Galahad Clark、Cathy Davidson、Susan Dewar、Bruce Doar、Dan Duffy、Tom Farquhar、Peter Farquhar、Carleton Gajdusek、Alison Greene、Jacqueline Hall、Britt Harville、胡卫国、Ann Jefferson、Yoshio Ikai、Bill Lachicotte、Bruno Latour、李修民、Ralph Litzinger、Donald Lopez、Tomoko Masuzawa、John McGowan、Christophe Park、Paul Rabinow、Randall Roden、Rafael Sanchez、Patricia Sawin、Hugh Shapiro、Susan Shaw、Lorann Stallones、Margaret Wiener、Terry Woronov、殷小玲、张洁、张其成和赵树真。和他们交谈是一种享受。

本项目的初期，得到了来自中国社会科学学院的学者交流委员会的资助。这笔资金包括两部分：在邹平县的“中国农村研究项目”和1990—1991年度的国家研究奖。在过去的8年里，我从北卡罗来纳大学获得了多方的慷慨资助：艺术与人文学院（为我提供了研究基金和时间）、Z. Smith Reynolds基金、艺术与科学基金、北卡三角东亚研究项目（蒋经国基金）、社会科学研究学院和大学研究委员会。在日常生活中我更是得益于北卡罗来纳大学人类学系的教职员工们的悉心照料。特别感谢Suphronia J. Cheek夫人，她总是把办公室布置得如同家一样温馨。感谢北京和CET学术项目华盛顿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他们的热情好客和同事之谊帮助我于1997和2001年在北京与美国学生一起度过了有益的学习时光，使我的个人生活和学术研究都获益良多。以上方方面面的资助使我们有时间留在中国、并有时间写作，对此，我感激不尽。

1993年秋天我在蒙特利尔任教时就开始了本书的部分写作工作，并得到麦吉尔大学医学社会研究系的鼎力支持。我要特别感激Margaret、Richard Lock、Mariella Pandolfi、Vinh-kim Nguyen和Allan Young，我们一起进行学术讨论并结下深厚的情谊。那个学期我特别

高兴地与 Ken Dean、Tom Lamarre、Robin Yates 和 Grace Fong 共度美好时光，他们把关于亚洲研究的理论文献和历史文献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既严谨又具有开创性。

我在本书脚注中提到了王瑾和乐钢，他们出色的工作对于我的教学和本书的论述至关重要，而更不可或缺的是他们深厚的友谊，能与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国度乃是我人生中的一大幸事。还有一些朋友，虽然我们不能经常见面，但是他们的工作和谈话同样给了我启示。他们是：Ann Anagnost、Tani Barlow、Nancy Chen、黄平、Andrew Kipnis、Ralph Litzinger、刘禾、Lisa Rofel、Volker Scheid、Louisa Schein、Nathan Sivin 和 Angela Zito。

从事中医学研究的一群研究生们在过去的几年里也给予我许多帮助和创作灵感。研究助手贾焕光、Eric Karchmer、赖立里和王君均付出了辛勤的汗水，他们既具有人类学家敏锐的洞察力，在生活中又非常随和。Alison Greene、Rebecca Schafer 和赵慧也曾对我们的研究工作慷慨相助。

作为编辑、顾问和饭友，Ken Wissoker 在我写作的整个过程中提出过许多具有指导性和建设性的意见。尤为令我感激的是，他还帮我找到了两位评论家，他们睿智的评论使得我的初稿有了很大改进。

审阅过此书的还有：Laurie Langbauer、Peter Redfield、Kathy Rudy 和 Ann Stewart。他们的评论与鼓励对我都非常重要，使我得以完成本书的写作。我还要特别感谢写作组的每一位成员，他们坚持不懈地写成一稿又一稿；认真对待每一处错误，小到一个标点符号大到理论问题，他们都不轻易放过。写作组成员定期会面，这种例会我从不缺席，我和 Jane Danielewicz、Marisol de la Cadena、Joy Kasson 以及 Megan Matchinske 共度了许多美好时光。他们教会我如何写得与众不同（我希望能写得更好）并且在任何一件事上都能从多个维度进行思考。

从始至终，都参与本书创作的何伟亚，这位学者、教师、编辑、历史空想家、幽默大师、厨师、园丁和共同策划者，已经融入了本书的每一个章节，我又该如何向他表达感激之情呢？

中文版序言

本书所涉及的大多数论题，对于中国读者来说，都耳熟能详。雷锋和杜晚香、药膳和性文化、养生以及中医的“虚”和“实”——这一切在当代中国都毋庸置疑。本书最初是为欧美读者所著，因此运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描述中国的城市生活结构。中国读者是否会认为我是在徒耗精力呢？我希望不会。

近年来，人文科学领域重又燃起了“评论日常生活”的热情。生活的世俗形式在世界上各种社会中林林总总，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发生了巨变。日常生活实践平静如水，但却能使“百家争鸣”。因此，对日常生活进行评论能让我们重新思考我们最看重的价值与生存时空的具体形式之间的关系。本书讨论的是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话语和实践，通过对它们的反思，中国读者或许可以回到过去，并对那个在自己头脑中建构的世界产生不同以往的兴趣。

任何一种向平凡的回归都需要重新思考历史和经验。为什么一些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的小说现在依然值得关注？为什么人们仍须牢记和解析20世纪70年代大力提倡的“为人民服务”中所蕴涵的哲理？当然，我也看到，当代的大众文化——中国和美国都是如此——希望能够忘掉这特定的几十年，其做法就是对中国历史进行漫长的叙事，这种叙事维持了一种文化的连贯性：从汉代到民国时期再到北京市区博物馆和餐厅的新古典主义建筑。有时我们好像已经失去了回忆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四十年文化生活的能力。

但是，对于我的许多现在生活在中国的朋友们来说，那几十年代表着他们的青春岁月。我们如何回忆或是重新体验自己的青春岁月？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城市大众文化已变得前所未有的发达并具有世界性，同时也因为我们的消费欲望也具有前所未有的辨别能力（discriminating），所以我们无法否认，对生活目标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我们知道，自己处在一个充斥着个人竞争的时代，而且也很少有人真的后悔自己进入了这个崭新的、全球化的世界。但是，这正是本书所提出的观点：欲望的变化快于记忆，态度的转变敏于身体。安全感所基于的日常生活、习惯和身体特征并非刻意的计划或是意识形态选择的结果。相反，作为我们所有活动根基的日常生活正悄悄地但却强有力地沉淀在历史和物质的进程当中。过去的经验正不知不觉地限定着现在的经验。

换句话说，历史在身体的层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我希望本书的人类学阐释可以为人们，尤其是那些无法真正忘记过去的人们，开启一扇通向过去之门，以便重新审视日渐消失的身体。同时，我还希望，本书中的观点可以鼓励读者和我一道以一种心存感激的视角来重新审视我们的日常生活，并从中得到无穷的乐趣。

冯珠娣

2006年12月

目 录

致谢 / 1

中文版序言 / 1

引言 / 1

食色,性也 / 1

欲望 / 3

世俗人类学 / 4

非连续性 / 12

来自/作为阅读的民族志 / 18

干预:中医关于身体的修辞 / 26

食物和性 / 29

第一部分 吃:感觉的政治 / 35

导言 / 37

雷锋:不倦的人民公仆 / 37

第一章 药膳 / 46

具体的逻辑 / 54

2 饕餮之欲:当代中国的食与色

- 小城药膳 / 57
- 味觉的语言,味觉的体验 / 60
- 实践中的中医 / 65
- 身体:溢香的世俗载体 / 72

第二章 精神会餐 / 75

- 饥饿的简史 / 77
- 牢记苦难:《白毛女》 / 81
- 精神会餐:《芙蓉镇》 / 85
- 身体的盛宴 / 96
- 超越需求 / 99

第三章 “实”与“虚” / 113

- 实现共产主义的时候 / 116
- 莫言的《忘不了吃》 / 121
- 系统的虚损与局部的实邪 / 128
- 多乎哉? / 134
- 划界线 / 142

第二部分 欲:体现的伦理 / 153

导言 / 155

- 杜晚香:优秀共产主义者的瑰丽光环 / 155
- 公开场合的激情 / 159

第四章 书写自我:个人的罗曼司 / 163

- 对爱的探讨 / 168
- 心灵的伴侣 / 171
- 保护光辉 / 177
- 在路上 / 180
- 语言危机 / 187

小结 / 192

第五章 性科学:行为的再现 / 196

性知识典籍 / 204

对性的想象 / 207

性调查 / 209

教育国民的研究 / 211

性教育 / 215

压抑的假设 / 222

第六章 色情艺术 / 226

性:宇宙(cosmic)的性,内在的本质? / 232

马王堆:汉代的快乐 / 238

养生 / 242

无能和资本主义 / 249

再现和伦理 / 253

在卧室 / 258

结论 为历史的身体欢呼 / 260

参考文献 / 267

译后记 / 290

引言

食色，性也

这四个字，表示对食物和性的欲望是生活的基本欲望。该问题在哲学领域中曾被提及，但很快就失去了热度。^①“食色，性也”经常被引用，出自公认的中国最早的哲学著作之一《孟子》(公元前 4 世纪)。D. C. 劳把这句话译成英文后的意思是“对食物和性的欲望是天性(nature)”。 “食色，性也”由哲人孟子的门徒之一告子提出，此前还记述了告子与这位名师之间的一段对话。在对话中，孟子对其学生关于人之天性(性)的轻率见解所蕴涵的隐喻和逻辑提出了质疑。“食色，性也”之后是冗长而含蓄的对话，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仁”和“义”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前者是否可以被看做是人所固有的东西？^②因此，这些论述在诸如“(毫无疑问)对食物和性的欲望是天性”这样的语境

^① 虽然本书讨论的重点是中国哲学，但是我想提出的是，一种相似的辩论形式——这里欲望有为更深刻的问题提供论据的功效——已经成为用欧洲语言写成的主流哲学的特征。(20 世纪的现象学也许是值得关注的例外。)因此，我这里指的是所有哲学，而不仅仅指中国哲学。这一问题并不仅仅局限于前现代中国。

^② 为求上下连贯，在本书中虽然对于何为孟子的格言式的韵文和其他早期儒家经典著作的最佳英译本还存在着许多不同意见，我还是采用了劳的译文(Lau, 1970:160—170)。中文版本我采用的是朱熹(公元 12 世纪)1987:465—482。

中将得到更加精确、更加直白的反映。(但是,如何反映仁和义这种较难鉴别的特征呢?)“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

“食色,性也”之后是各种源于日常生活的论据。这样,援引“欲望”一词的目的是为了论证人类品质具有非世俗性的观点。这些欲望恰当地体现于人类经验中那些被当作自然、普遍和与生俱来的若干方面。欲望的显在性与思想家们绞尽脑汁钻研的难题对比鲜明,这些难题包括诸如动机或行为模式、善的本质以及如何了解和评价这类事物等抽象的东西。

对这些典型问题,我也同样兴趣盎然。但是,作为人类学家,我不愿意把日常生活作为探讨这种伟大哲学问题的隐喻之源。如果展现社会与文化传统的深层差异有助于北美读者感受到本书所描述的日常生活与其自身生活的云泥之别,且在民族志中有所反映,那么研究者将无法顺理成章地使用那些所谓不言自明的常识性假定。^①更确切地说,最应该受到质疑和挑战的,正是这种所谓不言自明的常识以及正常状态。

所以准确地说,我不赞同告子的做法(或者,更恰当地说,我不同意翻译者 D. C. 劳的观点):由于存在某些先入为主的东西,而随意把食欲和性欲定为天性。^②当然,欲望是身体的真实经历。但是,只有当强烈的愿望与其他因素(尤其是食物或身体活动、希望占有的东西、记忆中或想象的境遇)同时出现时,我们才会意识到它。我们在追求,有时是盲目地追求各种目标时,愿望才从我们所激活的特殊条件中获取自身的特征。我们所渴望的东西并不一定是简单、马上可以意识到的具体事物:它们可能是像真爱或者真正的共产主义一样抽象的东西,可能是像(永远)保护自己孩子的本能一样复杂的东西,也可能是像希

① 人类学的描述传统起源于早期民族志田野调查,至今已有悠久的历史。这种描述对不为人们所熟悉的生活方式进行了详细的形象化描绘。迄今为止对于生活表面材料最为重视的两篇颇具影响力的文章是:Terence Turner, “The Social Skin”(1980); Pierre Bourdieu, “The Kabyle House”(1990)。

② 为使“食色”与“仁义”的概念具有平行关系,劳在翻译时改动了“欲望”(appetite)一词的概念。我觉得这是一种合理、有效的翻译策略。但是告子/孟子自己可能并没有把这种欲望自然化为吃喝本身这样的意图。无论如何,社会和文化多样性的问题已经呈现出来。

望写出一本关于中国的最佳著作这样不可能的东西。这些变量构成了欲望本身。一旦我们承认自身欲望的多样性、目标的不确定性,那么所有的欲望和欲望的对象将变得非常复杂。我们对于食物和性的欲望就非常值得仔细研究。

欲 望

当代中国的作品和日常话题常提及“食色,性也”,但往往出于不同目的,用于不同语境。现代人引用此语时包含了这样的含义:“对于食物和性的欲望终究是唯一自然的东西。”换句话说,即使是把一定的自我牺牲看作是一种伟大目标,我们也不能期望人们放弃追求身体上的快乐。然而,这一论断所体现的毋庸置疑的权威性似乎为人们沉湎于个人欲望这一普遍常识提供了依据。

这一观点似乎是老生常谈(或不言自明),但在当代中国,对它进行重新观照却恰逢其时。仅在几十年前,人们还无法接受谈论个人欲望或是对欲望的沉迷。至少在20年间,“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集体主义思想占据了生活的方方面面。虽然物质生活依然存在,而且在非正式场合或私下里人们也可以谈论愿望和不适,但是拥有和沉湎于非集体主义的欲望几乎是令人尴尬的。

但是,当人们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全面的经济改革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时,对欲望的沉湎成为日益强大的消费王国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中不免带有某些浮夸的成分。^①也许除了最年轻的消费者之外,相对新的欲望的自我沉湎形式带有政治色彩:20世纪

^① 有些美国学者认为改革时期始于1978年,止于1989年。中国作家更倾向于认为邓小平南巡的1992年是一个转折点,它标志着改革阶段的结束,更加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制度的开始,这时国家的控制有所减弱。然而,因为改革的经济政策依然是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后毛泽东主义的社会主义痕迹在日常言论行为中依然显现,所以出于本研究的需要,我并不想为后毛泽东主义“改革”阶段画任何句号。而且,本书所引用的材料和经历均出自20世纪80年代,正好处于能够接受任何观点的改革阶段之内。

90年代的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已不同于以往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也不再赞同以往的苦行主义。

然而,以往苦行主义的某些方面并没有完全消失。对集体主义思想、公共礼仪、摒除个人利益等宣传说教在教科书、广播以及主流报刊的社论中仍然随处可见。^①但是,这种说教只会彰显两个时代的人们日常行为之间的迥异:苦行主义和现代中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奢华的爱慕。美国人喜欢说,反败为胜(revenge)最好的方法就是好好生活。改革时代(1976年至今)的中国消费者似乎也同意这一说法。

世俗人类学

本书探究了过去20年中日常生活从苦行主义到市场经济繁荣的转化,以及当代中国城市性的具体体现。我的第一个目的是,捕捉身体和欲望层面的某个历史瞬间,人们通常认为,身体和欲望无论在历史还是文化上都不常发生变化。我将完成这样的任务:把“体现”(embodiment)历史化和群体化(pluralize),而不是把身体及其能力哲学化。^②虽然孟子和他的学生们更加注重欲望的“自然”属性,但是我认为,将人的身体哲学化与把“仁”是否是人类的自然本性这一问题哲学化都没有说服力。人的本性“问题”无法用理论一次性解决,但是人的身体有其自身的历史,通过些许方法上的创新,这些历史是可以阐释清楚的。

本书的第二个目的就是方法论的创新。这里所谓的创新指的是

① 关于公共礼仪运动的讨论,参见 Anagnost 1997:75—97。

② 身体只是本书不想进行理论化探讨的巨大、明显的抽象范畴之一。许多民族志研究者关注的另外两个范畴是机构(agency)和权力。Bruno Latour(以及其他学者的研究)和 Michel Foucault 已经对后两个概念进行了出色的讨论,参见 Latour 1993 和 Foucault 1978。这些理论性较强的论述非常重要,因为它们提倡对机构(而非个人)和权力(而非制度形式)所采取的经验主义形式进行历史和社会研究。目前的研究也旨在提供同样的经验主义阐述,将体现历史化,而对机构和权力采取想当然的态度。



1990年中国全国新年油画比赛获奖作品之一：张德俊的《新顾客》。像养金鱼这样随意、轻松而非政治化的爱好取代了过去广告画艺术的刻板。

把身体的人类学研究与对人的话语和实践活动的人类学研究结合起来。如前所述,本书旨在把体现历史化和群体化(而不是撰写“身体”的哲学),这样,我的重点将是描述某些历史活动而非界定某个理论客体——不是讨论身体本身,而是其被体现的历史生活。我把身体当作理论客体,这样对身体的研究就具有解剖学和象征主义的双重含义,同时,我把体现也理解成普遍的生命过程,把它当作经验的普遍基础